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粉妝樓

第十八回 柏公長安面聖 侯登松林見鬼

話說柏小姐寫了一封書，叫龍標星夜送到陝西西安府父親任上。當下龍標收拾衣服、行李、書信，囑咐母親：「好生陪伴小姐，不可走了風聲。被侯登那賊知道，前來淘氣，我不在家，無人與他對壘。」太太道：「這個曉得。」龍標辭過母親、小姐，背了包袱，掛了腰刀要走。小姐道：「恩公速去速來，奴家日夜望信。」龍標道：「小姐放心，少要憂慮。我一到陝西，即便回來。」說罷，徑自出了門，往陝西西安府柏老爺任上去了，不表。且言柏文連自從在長安與羅增別後，奉旨到西安府做指揮。自上任以後，每日軍務匆匆，毫無閒暇之日，不覺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梭，早已半載有餘。那一日無事正坐在書房，看看文書京報，忽見中軍投進一封京報，拆開一看，祇見上面寫著：

本月某日大學士沈謙本奏：越國公羅增奉旨領兵征剿韃靼，不意兵敗被擒，羅增貪生怕死，已降番邦。聖上大怒，即著邊關差官宗信升指揮之職，領三千鐵騎，同侍衛四人守關前去；後又傳旨著錦衣衛將羅增滿門抄斬，計人丁五十二口。內中祇有羅增二子在逃，長子羅燦，次子羅焜。為此特仰各省文武官員軍民人等，一體遵悉，嚴加緝獲。拿住者賞銀一千兩，報信者賞銀一百兩，如敢隱藏不報者，一體治罪。欽此。

卻說柏老爺看完了，祇急得神眉直豎，虎眼圓睜，大叫一聲說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恨殺我也！」哭倒在書案之上，正是：事關親戚，痛染肝腸。

當下柏老爺大哭一場：「可憐羅親家乃世代忠良義烈男兒，怎肯輕身降賊，多應是兵微將寡，遭困在邊。惱恨奸賊沈謙，他不去提兵取救也就罷了，為何反上他一本害他全家的性命？難道滿朝的文武就沒有一人保奏不成，可恨我遠在西安，若是隨朝近駕，就死也要保他一本。別人也罷了，難道秦親翁也不保奏不成，幸喜他二位公子游學在外，不然豈不是絕了羅門的後代！可憐我的女婿羅焜，不知落在何處，生死未卜，我的女兒終身何靠！」可憐柏爺，一連數日，兩淚交流，愁眉不展。

那一日悶坐衙內，忽見中軍報道：「聖旨下，快請大人接旨。」柏爺聽了，不知是何旨意，吃了一驚，忙傳令升炮開門，點鼓升堂接旨，祇見那欽差大人捧定聖旨，步上中堂，望下喝道：「聖旨下，跪聽宣詔。」柏文連跪下，俯伏在地，那欽差讀道：

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咨爾西安都指揮使柏文連知道，朕念爾為官數任，清正可嘉。今因雲南都察院無人護任，加爾三級，為雲南巡按都察院之職，仍代指揮軍務，為三邊總領。旨意已下，即往南省，切毋得誤期，欽此。那欽差宣完聖旨。柏文連謝恩已畢，同欽差見禮，約到私衙，治酒款待，送了三百兩程儀，備了禮物，席散，送欽差官起身去了，正是：

黃金甲鎖雷霆印，紅錦條纏日月符。

話說柏文連送了欽差大人之後，隨即查點府庫錢糧、兵馬器械，交代了新官，收拾行裝，連夜進了長安，見過天子，領了部憑。會見了護國公秦雙，訴出羅門被害之事，秦雙說：「羅太太未曾死，羅燦已往雲南定國公馬成龍去了；羅焜去投親翁，想已到府了。」柏文連吃了一驚道：「小婿未到舍下。若是已至淮安，我的內侄侯登豈無信息寄我之理？」秦雙道：「想是路途遙遠，未曾寄信。」柏爺道：「事有可疑，一定是有耽擱。」想了一想，急急寫了書信一封，吩咐道：「你與我速回淮安。若是姑爺已到府中，可即令他速到我任上見我，不可有誤！」那家將得令星夜往淮安去了，柏爺同秦爺商議救取羅增之策，秦爺道：「祇有到了雲南，會見馬親翁，再作道理。」秦爺治酒送行。次日柏文連領了部憑，到雲南上任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侯登寫了假信，打發柏府家人，到西安來報小姐的假死信。那家人渡水登山，去了一個多月，纔到陝西，就到指揮衙門。久已換了新官，柏老爺都已離長安多時了。家人跑了一個空，想想趕到長安，又恐山遙路遠，尋找不著，祇得又回淮安來了。不表柏府家人空回，再言那穿山甲龍標，奉小姐之命，帶了家書，連夜登程，走了一月。到了陝西西安府柏老爺衙門問時，衙門回道：「柏老爺已升任雲南都察院之職，半月之前，已進京去了。」那龍標聽得此言，說道：「我千山萬水來到西安，祇為柏小姐負屈含冤，棲身無處，不辭辛苦，來替他見父伸冤。誰知趕到這裏走了個空，如何是好？」想了一想，祇得回去，見了小姐，再作道理，隨即收拾行李，也轉淮安去了。

不表龍標回轉淮安，且言侯登送了棺材下土之後，每日思想玉霜小姐，懊悔道：「好一個風流的美女，蓋世無雙，今日別得好不明白；也不知是投河落井，也不知是逃走他方？真正可疑。祇怪我他太逼急了，把一場好事弄散了，再到何處去尋第二個一般模樣的美女，以了終身之願？」左思右想，欲心無厭。猛然想起：「胡家鎮口那個新開的豆腐店中的女子，同玉霜面貌也還差不多，祇是門戶低微些，也管不得許多了。且等我前去悄悄的訪他一訪，看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」主意已定，用過中飯，瞞了夫人，不跟安童，換了一身簇新時樣的衣服，悄悄出了後門，往胡家鎮口，到那富豆腐店中來訪那巧雲的門戶事跡。

當下，獨自一個來到胡家鎮口，找尋一個媒婆，有名的叫做玉狐狸，卻是個歪貨。鎮上人家無一個不熟，叫做王大娘。當下見了侯登，笑嘻嘻道：「大爺，是那陣風兒刮你老人家來的？請坐坐！小丫頭快些倒茶來。」叫侯登吃了茶，問道：「你這裏，這些時可有好的要要？」王大娘道：「有幾個祇怕不中你大爺的意。」侯登道：「我前日見鎮口一個豆腐店裏，倒有個上好的腳色，不知可肯與人做小？你若代大爺做成了，自然重重謝你。」王大娘道：「聞得他是長安人氏，新搬到這裏來的。祇好慢慢的敘他。」侯登大喜。當下叫幾個粉頭在王家吃酒，吃得月上東方，方纔回去。

且言柏府的玉霜小姐自從龍標動身去後，每日望他回信，悶悶不樂，當見月色穿窗，他閑步出門，到林下前看月。也是合當事發，恰恰侯登吃酒回來，打從松林經過。他乃是色中餓鬼，見了個女子在那裏看月，他悄悄的走到面前一看，認得是玉霜。侯登玉霜二人齊吃一驚，兩下回頭，各人往各人家亂跑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